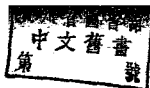


白自的兵本日



1061

9



白自的兵本日

著編若尹

行刊社版出衆大口漢

1938

日本兵的自白

目錄

兩個俘虜的自白	一
日本俘虜訪問記	五
兩位日本的新朋友	一一
敵軍班長陣中日記	一六
敵兵陣中日記	二〇
日兵屍體上檢獲的信	三一
訪問兩個日本俘虜	三六
八路軍的俘虜工作	四〇

兩個俘虜的自白

朋友帶來了一個消息，說是我軍某部在前線擒獲了二十多個敵人，預備經過臨汾解往他處，俘虜現在在離臨汾城十五里外的一個村上，記者覺得俘虜的情狀，俘虜的心理，很夠引起人們的興味，立刻就決定了：「看俘虜去」，同行的還有一位同業。

上午十時徒步出發到那村子去，必須渡過汾河，出城十里，蜿蜒的汾水就橫阻在面前，臨汾的命名，想由此而起。西北的河流，多半身淺灘地寬，汾河也是這樣，所以渡河的工具，只有靠「橋」，「船」失去了效用。但「橋」僅能蓋了一小部的責任，還有一里來長的灘地，必須靠苦力來駝半尺深的泥漿，用兩隻笨重的腳，一步一拉，一步一拖，背上還伏着一個人，這樣的渡河法，在二十世紀的今日看起來

，實在是又滑稽又悲哀。

過河以後，完全是農村的風味了。田野間是一片枯黃，偶而看見一簇簇的翠綠，想是早播的麥苗。樹枝的外衣，不知何時被風雨剝去，顯得那樣孤伶憔悴。冬是淒涼殘酷的，但萬物的復興與滋長，都建築在它上面：目前的戰事，也許正是「冬」的時期，不久的將來「春」一定會降臨啊，曠野的迷惑逃過了行路的疲乏，不覺得已到了我們的目的地。

向駐軍負責人接洽後，知道二十多個俘虜，解到這村上的只有兩個。由他派員引導，在一個駐軍的後院，見到了我們的敵人，但現在是我們的勝利品，——俘虜了。兩個我裝敵人，突然現在面前，一時間的情緒不知是喜是恨。

俘虜的態度是自若，行動也不受拘束，旁面看守他的人也很和善。他們不能說華語，但是漢文還能寫得，由領導的人向他說明來意後，就開始筆談。

下面就是記者和他們筆談的記錄，不過他們所答覆的漢語，却是日本文法，把

數字放在後面，如今爲便利讀者起見，把文字稍微顛倒一下，原意仍保存着。「你們稱叫什麼名字？」問題就這樣開始，「佐伯小二郎」，一個較高個子的俘虜迅速的寫出他的姓名。漢文寫得熟練也還整齊，「松井四郎」，那是個矮子的姓名。「你們在那一聯隊擔任什麼職務？」問題接着上去，「都在第二十師團第二十聯隊，分別擔任食糧彈藥運搬（即中國輜重兵）。」這是不是他們預定的答話，很難斷定，由他二人的外表觀察，很不像是一個輜重兵，「你們在什麼地方被俘虜？」「山西省晉陽縣西，松塔鎮東方，馬道村西方，」地形的熟悉，使人驚訝。「你們到此地來後的感想如何？」把問題稍些轉變一個方向，「中國民衆十分親切，中國軍士十分親切，我們二人非常好感，也非常感謝。」這是俘虜的一般口吻，也是中國民衆對待俘虜的實在情形，「你們到中國作戰是自動參加的，還是國家的徵調？」「不是自動的，是國家總動員，政府的命令不能不服從。」「你們爲什麼要打中國，願不願打中國？」問題寫出後，已預料聽得的答覆，但這又是少不了的問話，「這是政府的意

思，這是資本家的主動，我們不願打，中國民衆日本民衆和兵士都不好戰，只是上官的命令。」居然得的答覆是預期的，但由他們面部的表情確流露了厭戰的心緒，好像在悔恨這次的戰爭，又慚愧做了俘虜，爲想更進一步使他們認識戰爭的罪惡問題，特換到他們的家庭上去。「你們兩人的家庭狀況如何？」「我有妻子還有兩個男孩，在東京一小學校前開文具商店，家境也還小康，」這是佐伯小二郎寫的家庭狀況，「他有一位老母，有哥哥，有姊姊，還有他的妻子，他是製留聲機片的工人。」佐伯又代松井寫了家庭情形。「你們家庭知道你們被俘後，將作何感想。」意思有點打動他們的思鄉心，「我們家庭大概對我們行蹤不明，一定猜想是已經戰死，當然十分悲痛，如果知道我們還活着，自然非常歡喜，盼望我們回國，我們也很想念着家庭，很希望貴國能把我們早早放回去，我們回國後，知道國內對俘虜是鄙視的，但是我決不願再作戰，憤願和我們的家歎聚度日。」兩個俘虜確實動了情威了，他們也感到身受的精神痛苦，一定在咀咒戰爭，一定會認識日軍閥的殘酷。

記者覺得這兩個俘虜已在懺悔，就把問題結束起來，我相信這兩個俘虜，遲早終有回國的一天的，我也相信他們會把我們寬待俘虜的真相告訴他們國人，我還相信將來在中國任何一塊地方，都會着到俘虜。

晚風吹來，頗有寒意。偶而一閃頭，太陽已掛在西山啊，太陽已經沒落了，加緊我們的步伐到城已是萬家燈火。（紹龍）

日本俘虜訪問記

「看日本人去！看鬼子去！」一路上人們都在嚷着。小孩子們怪高興地向每個人指手劃腳的道長說短，年輕的姑娘們偷偷地溜出家門，老太婆們一拐一拐地擠在人羣中湊熱鬧，年高的長者笑迷迷地張開了脫掉牙齒的口，靜聽着孫子們的講述。街角的狗因為人多，也汪！汪！汪！地在街中亂叫亂擠。二三十里的人騎着牲口，

也來看這兩個日本兵；整個的村子，好像是在過新年，看龍燈，去趕集。他們忘記了戰爭的恐怖。

在一間寬暢的屋子裏，我會見了他們——兩個日本兵，那時他們正在和幾個八路軍的弟兄們閑談打趣，抽紙煙，吃花生。屋裏有個火爐，暖烘烘的，感覺不到有嚴肅，寒冷，敵對的情緒，更沒有監獄那樣的陰森，一切都是怪溫和，怪活潑的。

日本兵看見我進門時，好像已知道來意，十分和氣的招呼我坐下。大家雖然是初次見面，但並不感覺到有什麼隔膜和拘束；一塊兒坐着吃花生，抽香煙，很閑逸似的。

因不懂日語，只好用筆寫漢字或講簡單的英語來進行我們的談話。我首先要求他們述說個人的經歷和家庭情形。

年高的先說：「我叫XXXXX，二十五歲，家裏是做小買賣的，普通的商業學校畢業；在東京的一個書店中做店員。自從戰事發生後，營業便一天一天地冷淡，

市面也蕭條了。」噴出一口煙，看着煙上昇，勉強地好似不堪回想低聲地繼續着：「我是第四次被徵兵來的。」

「在軍隊裏擔任什麼工作？每月的薪餉有多少？」繼續問。

「輸送部隊的輜重兵，每月的餉薪很少，只有八圓五十錢，」微笑着，不好意思似地低下頭別着花生。

桌上放着三本日記，水壺，許多白的蒸饅，因為他們吃不慣這裏人吃的小米粥，飯，而特地用上好的白麵製成給他們吃的。

一個在旁的八路軍戰士要我問他關於日本軍隊中的長官和士兵的關係，因為在八路軍中是沒有長官和士兵的分別的。關於這，他這樣回答：

「還和氣，不過時常嘩嘩地要叫我們服從天皇，聽命令，說中國人都是壞東西，要我們打中國人，……不自由！所以大部分的人民都對徵兵感到興趣，比起日俄戰爭時的情緒是差得多了。……我希望戰爭早日停止。」

「他會吹口琴，吹得很好，你可叫他吹，」一個戰士對我說着，一面做手勢叫日本兵吹口琴給大家聽。

「不，不，吹得不好。」他吸着煙客氣地：「這裏沒有口琴呢，……八路軍有……可以借。」

旁邊一個戰士立刻從口袋中拿出口琴傳給他。他終於吹起來了，的確吹得很好聽。

「不好，不好，」笑迷迷地剝着花生往口裏送。

「好！好！」大家拍着手。一位戰士把「好」字說得很不自然，想把它說成日本音：「他還會唱歌呢！」

「你的歌唱得很好，可以唱一個給大家聽嗎？」

「不好，不好，請你先唱。」客氣地說着。

「他先吹口琴，你得先唱歌，」另外一個不會說英語的俘虜用筆寫給我看。

「你就先唱吧！」一個戰士在旁不耐煩地對我說，八路軍是喜歡「乾脆」的。
「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我們需要戰爭，用戰爭來爭取解放！……爭取自由！」
我唱了一個「我們需要戰爭」。

「現在輪到你唱」一位戰士指着日兵說。

「……………」用日語唱的「夢中情人」聲音怪柔軟的。

「你在想念你的妻子吧。哈哈……」我笑着問。

「不，不，我還沒有結婚呢。」

「那末你在想念你的情人吧？」

沒有回答，一個微笑，臉色有點紅。

「好！好！再唱一個！」大家拍着手希望着。

第二次唱的是「思兒」，聲音很淒涼的，像流亡曲（又名松花江）的調子，聽起來怪難受的。

大家都是離了家的人，家中都有着爹娘，愛人，戰爭使我們離開了家，然而戰爭又使兩個不同國籍的人親密起來，攜起手來。

在歸途中一個八路軍的指揮員對我說：「這兩個日兵都是在壽陽縣西面的XX鎮被圍而自動繳槍的。那時他們倆躲了一個茅屋內，被我們的遊擊隊知道了，就把這屋圍起來，在外面用日本話叫口號，他們兩人就把槍從屋內丟出來，被我們俘獲了。」

「四月前，在平型關有五百多敵人被我們包圍在山溝里，因言語不通和日本軍閥的欺騙宣傳，我們要他們繳槍，他們死也不肯，憤願死拚。我們因此特地請了許多懂日本話的人，到各部隊叫戰鬥員們學習日語，每人只要學會幾句就可以。例如：「日本的弟兄們，請你們繳槍。我們決不殺你，中國兵不傷害日本勞苦弟兄。」等，同時印刷了許多小傳單和標語，由各個遊擊隊員張貼在敵人的後方，前方，或散布到已被包圍的日本軍中間。這樣我們收到的效力很大，在晉北，晉東的遊擊隊

員，近來時常用這種方法俘獲到敵人。

「我們明白侵略中國的祇是日本的少數軍閥，日本的廣大的人民是不願意侵略中國的，他們是厭惡戰爭的，是被軍閥欺騙驅強迫來的，因此我們對被俘的日本弟兄很優待，絕不傷害，打傷的我們還替他醫治呢！」

「最近我們在晉北，俘獲了許多受傷的敵人，我們把他們抬到了後方，預備醫治，可是不幸得很，在半途中給老百姓看見了，打死了一部份，我們竭力解說，可是民衆們都不甘心，實在民族間的仇恨太深了……後來我們把中國軍的衣服給他們穿上，瞞過了老百姓才能夠抬到後方醫院……」

因為第二天有事阻礙，不能去，第三天一早晨去訪問時，他們已被護送到延安去訓練了。（羅平）

兩位日本的新朋友

最近，在□□城來了兩個被八路軍所俘虜過來的日本兵。一個是長谷川君，一個是田中君，都是二十師團的一等兵，是十一月十一日，同時在廣靈被八路軍所俘虜的。記者簡單的問了一些情形：

谷川君係大阪人，今年三十歲，這樣大的年紀在日本，照例地退了伍，所以在盧溝橋事變以前，他是一個退伍的預備兵，是個經營雜貨的小商人，曾在小學讀過書，家里有妻子和二個子女。事變後才被徵入伍。田中君，也是大阪人。曾在商業學校畢業。今年二十三歲，係現役兵，原是一位製造電池的熟練工人。他們在被俘前兩個月，同時從日本出發，經朝鮮及東北在豐台下車，再分配到山西一帶參加作戰。被俘後在八路軍的保護下由臨汾至西安坐汽車到達延安。

現在他們同居在一個房子裏面，並且有一個勤務員服侍他們。當我走去的時候，他倆正在烤火談心，的確我們是像對待貴賓一樣地優待他們的。每天吃一頓飯，一頓大米飯，一頓小米飯，而且還滿足了他們每天吃花生，紙煙和洗澡的要求。另

外他倆更要求能得到學習中國語文的初步課本，及進步的政治經濟學書籍。這一類的書在延安很缺少，但是也正在努力的搜求而供給他們，因為我們要像幫助一個朋友一樣地幫助他們：第一，幫助他們提高政治的理解能力，使他們認識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國際意義，使他們正確的了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特點，不是叫人類互相殘殺，是改變人類互相仇視的關係而永遠地與日本人民親愛地握手。第二，要幫助他倆的身體向健康方面發展，所以對於很小的問題我們都是關心的。總之，我們要幫助他們使他們在延安的生活，成爲一生大轉變的關鍵。幫助他們開展新的生活，幫助他們再生。幫助他們從日本軍閥和資本家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幫助他們獲得與日本資本家和軍閥鬥爭的思想上的武器。有許多同志或許這樣想：「二個人太少了。」我們說不然，祇要能努力的幫助他們，兩個人的力量發揮出來也是很大的。

現在我們幾位能說日本語的同志，已成了他倆最好的朋友，天天在一起和他們談心，用着最熱忱的態度去安慰他們，了解他們的痛苦，使他倆能忘掉自己是異國

的俘虜。真的，他們自身也已經把這幾位同志，當作最好的朋友看待了。每天遊息的時間，要求能經常在一塊兒唱歌。因為我們絲毫也不用審問或者監視的態度對他們。因此他們什麼話都肯說。當我提出「被俘後有些什麼感想」這一問題的時候，他們說「在被俘的最初幾天，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情緒籠罩了我們的生命，像做夢一般地，不知自己的生死，除了絕望與恐怖，再也不會有什麼第二種的感覺。等到後來遇見了仁慈的八路軍的長官——X總司令，X副總司令，林師長，以及親愛的八路軍的士兵朋友以後，才漸漸地感覺到思維的恢復。及到延安以後我們的精神完全安定了，不但對於自己的生命有了存在的把握而且已經從憂愁，苦痛悲傷的狀態中逐漸地走進了暢快的境地。以前在國內（指日本）所聽說的中國人民是無情的，粗暴的，野蠻的，和現在所看到的實在的中國人民是完全相反。同時，在國內所聽說XX軍（即八路軍）也只是勇敢，善戰，不怕死！但是實際上XX軍不但勇敢善戰，而且對人的態度也非常親切與友愛。這一切現實的東西，使我受了很大的感動，願意在

這裏做些工作。但是不知道有些什麼工作是適合於我們做的。最近我想寫一些文章，把我們所有的見聞感想寫出來，或者寫一些日記。另外，對我們有着特別深刻印象的就是中國的婦女，她們都很勇敢，都有男兒氣。不像日本的女子一樣，完全成爲男子的附屬品。」當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所流露的完全是誠懇的表情。

最後我說：「八路軍與日本士兵的作戰，我們是爲着中華民族的生存，我們很希望日本士兵覺悟，使日本士兵在政治上與思想上轉變，使中日兩國人民聯合起來，爲保衛遠東的和平而鬥爭，才是我們的希望，才是我們所引以爲愉快與光榮的事。我們這種希望雖然受到了日本軍閥和資產階級的阻礙，沒有使我們的政治工作收到很大的效果，但是我們仍然要進行這種不易進行的工作。用着最大的努力與犧牲，來取得所預期的效果。」對於這一個問題他倆是這樣誠懇的回答我的：「在人類解放的立場上應該這樣做。再考慮幾天，我可以寫一篇關於記述日本士兵與軍官的生活，和軍閥對士兵的麻醉教育的文章，這也許可以幫助你們進行爲着人類解放而

努力的政治工作。」

聽說長谷川君和田中君，爲了保證回國以後的安全起見，曾要求過不要照相及接見新聞記者，所以在這里我們對這兩位新朋友表示歉意。

敵軍班長陣中日記

（十月二十三日）今天又是晝夜戰鬥，出發第一線。運氣還好，無論到何處，沒有受傷，還能夠接續活躍，好像戰爭快要結束的樣子。有的說將被調到華北或熱河去，雖然確訊不知道，但我相信上海戰事不久會結束。假如得以平安歸國，那我不能不感謝上帝了。

友軍的砲聲，今晨感覺其猛烈無比，似乎像已退走。我們改變作騎兵，開始追擊，第六聯隊在我們六十八聯隊之右，協力作戰——昨晚的戰役，六聯隊陣亡四十

餘名，負傷六十多名。一個中軍的戰鬥力，現在但剩四十名，可謂十分「苦戰」了。我們六十八聯隊，目下死傷已達半數有奇。看見燒燬尸體的時候，心痛不可抑遏。每次戰鬥完了後，一定是堆新炭，大約十五至二十具的屍身作一次燒。分隊的戰友，現在就是在熬着。

也不曉得那塊是那位戰友的灰骸，在我馬伕傷的當兒，委實也管不了這許多。中國軍隊的遺骸，被砲彈所炸裂；血跡朱殷，重重疊疊，不知其有若干！

這就是叫做「戰爭」呀！我恍惚從夢中驚醒。不禁想起滿洲，何等艱難。總之，這是我有生以來未有的辛苦，悲哀，也是最難得的體驗。又是命令集合了，想寫的事很多，只好擱筆。

（十月二十五日）二十三日踴躍出發前線，一直活動到如今，我還是沒有受傷，雖流彈紛如雨下，但已覺得無異於演習，我的幸運，因為我跑的速率快。當隊長在最前面，事實往往是第三人第四人，最易被擊。此外是從前在演習時，我所注意

地形及地物。只要計算砲彈所及的距離，不管日本軍隊的有無，坦然走上平地，認不出毛病。這些都是貴重的經驗。

我們六十八聯隊的聲音，當已翼飛于全國，幾十里的戰線之中，六十八聯隊的戰線，終必突出五百米至一公里，與砲兵共同作戰，也是六十八聯隊多建奇功……，我們各大隊掛鈕扣以資識別。

（十月二十六夜）今天突然接到前進的命令，出動第一線，利用二十五夜的黑暗，到達敵前百米的地點，等到二十六晨二時開始戰鬥，敵人僕已知道了，不斷地發砲射擊，我們只吃一次乾麪包，水壺已無滴水，真是苦得很，東方既白的時候，我們的飛機來了，初是一架兩架，後來至十二架，同時砲兵也實行轟擊。十一點，一紙命令分送與各分隊長，叫我們應該於十一點三十分衝鋒，屆時有二十八輛的戰車，前來協助。

敵人砲聲隆隆，耳爲之聾，我們上了刺刀，雖想伸頭試探敵人何在，然而不敢

，蓋恐被流彈所中也，此時心中有說不出的一種精神（非身在戰場不知其味），複雜萬端，忽然在我後面一位叫做三島的，叫聲：「不好！南無阿彌陀佛！」一顆子彈，從左腦穿過右腦，嗚呼一命休矣！

移時，鏘鏘的車聲大作，三架插着太陽旗的坦克車來了。……敵人也是一齊開火……於是衝鋒，幸得無事歸來，現在在此寫信，謝謝天地！但是明天又要戰鬥，要再前進三百米，不曉得何時才能把信送出哩。

（十月二十七日）今晨收容昨天的戰死者，悽慘……因為保管遺物是我的責任，我把手錶錢包與「千人針」拿着前進……

（十月二十八日）今天燒化三島君，帶着分隊員四名，後退約二里——想起還不知道死耗的三島的父母，不禁淚流如注。

（十月二十九日）早晨將灰骸埋置，造一小塚，又插上野花數朵，以木炭書「三島戰死地」五字，灑淚而別，回到中隊，已是午後三時。

現在我們所居的與上海僅一水之隔，是一所上等的家宅。（石黑榮）

敵兵陣中日記

第一日 十日

正午入營，經各種檢查之後，入隊。

連成的老總們。這兒那兒充滿愉快的聲音。

第二日 十一日

午前五時半起牀。

第三日 十二日

午前開始軍裝檢查及其他。

午後四時二十八分一路向征途出發，在驅逐艦初雪上有盛大的送別。

第四日 十三日

在艦上有點兒暈船。看見外國船。

十四日

到着。在揚子江上。

於距上海三里（十八華里）之地點。

什麼也沒有，什麼也看不見，

好像來演習似的。

帝國軍艦之多大大地使人氣壯。

十點鐘了還沒有登岸。肚子有點餓，友機三架飛向陸地。

遠遠看見火焰。

登岸，十一時四十五分。腳有點痛。

看見支那人的屍體，

斬得整整齊齊的。

明天我也可以砍幾個了。

午後二時起開始行動。

先到貴腰灣十一師團支隊本部。傷了點風，頭痛甚劇，頗感飲水的不便。
幕營。

十五日

整天在豫備隊（支隊本部附）過着。夜間任步哨，傷風難過得很。
水很不够。想早點到前線去。

（十六至十九日缺，大約因為激戰中無暇執筆吧。（譯者）

二十日

昨晚又是一整晚。

在激戰中天明，在激戰中天黑。

「支那」大國的平野。

今夜月明如晝。

十六日

尙未採取行動。

脾肉××××××××××（原文不明）

最初的入浴，爽快之至！

十八日

昨晚起派充砲兵警衛兵，一夜未睡。

與熊雄兄面會。精神甚好，惟顯露相當的疲勞。

白天的戰鬥，友軍也有不小的損失。

二十日

進攻姚宅。

從昨晚起繼續戰鬥。

我軍也有相當損害。

二十一日

進攻馮宅，三中队幾乎有全滅之虞。我想雖說是支那，也有着不可輕視的戰鬥力！

二十二日

本日起休養。

僅僅三天的戰爭却已完全喪失戰鬥力了。

晚九時半支那軍有夜襲。殆同兒戲。

二十三日

從昨天起的休養精神恢復了許多，下痢頗苦。

入夜大隊改作本部援隊後退六〇〇米達，但子彈依舊飛來。

夜抵配備。整晚槍砲的聲音砰砰不斷。

二十四日

昨晚起的槍聲，至今晨未斷。

戰場清晨的某一時從戰壕中也聽到小鳥的歌聲。今天整天受着迫擊砲的洗禮。打得非常可怕。友軍的砲兵全然不振，真是失望之至！

好久沒有吃到點心，今日纔領到。——孔倍特，巴斯克——整天練習掘戰壕。

二十五日

晨起向前方偵察道路。頗爲疲乏。

但毫無所得。

二十六日

休養。前方五六百米遠之處正戰鬥着。

迫擊砲似乎沈默了。

在懸崖裏悠然地唱歌，安慰這不曉得明天的今天的生命。想寫信回故鄉也沒有寫。十四時起又開向前駐地丹石橋，和第七中隊換班。

二十七日

丹石橋守備。昨晚沒有什麼激烈的槍聲。放哨時，受着敵軍的攻擊，真有不支之勢。這兒吃不消的白天是蒼蠅，晚上是蚊子。

前方千五百米突之處似築有相當堅固的障地。現在就得去偵察。

阿彌陀佛！

敬求神明，讓「皇軍」的威稜永遠光耀於世界吧。偵察至前方約三百米遠之處，看見了敵影。高粱酒香味濃郁。瓶如山積。

到前線來第一次用步槍射擊。不知可曾被我打死一人？

四圍敵屍累累，臭氣難聞。

二十八日

午後六時起進出前方三百米遠之地。專掘戰壕。敵人也相當頑強地抵抗着。

二十九日

掘掩護壕。第三聯隊方面不斷地戰鬥着。

中隊又有弟兄一名胸部負傷。

以突角狀態前進的我們中隊可以說是軍的第一線了吧。

三十日

今日連迫擊砲的射擊也不會受到。祇有時飛來步槍子彈而已。

正掘壕時險些中彈而死祇差五英寸。

十月一日

西岸院光譽淨心居士。

淨祈院西譽妙善大師。

南無阿彌陀佛！

本日晨進攻前方二百米突的五箇村邊之敵，編成白襪隊（即決死隊）。午後六時三十分出發。前方敵陣似相當堅固。從今晚起得繼續攻擊三天啊，賭着性命。

二 日

昨夜七時起開始行動。不發一砲佔領××宅，接着搗搗至十一時。相當奮勇。從早晨起受着敵猛烈的射擊離頭上不過一尺。中晚吃乾麪包。此後不知何日纔巴得着飯吃？

三 日

甄孺之一夜安然過去。

二小隊一名戰死，一名負傷。三小隊無一名負傷者。又在槍林彈雨中前進百米。身邊一二米遠之處受着迫擊砲彈的洗禮。喊着菩薩，現在祇好求菩薩了。

四 日

昨夜來，以一、二小隊掘通敵陣的壕溝。三小隊留守又受着迫擊砲的襲擊。從二日起至今日死者四名，對於死屍施殘忍之加害，殊使人憎惡。

明五日支隊（全員）奉令總攻，當捨一命爲全軍盡其最善。

今晨九時後由後方部隊送來白飯，我們好像復活了似的。

敵迫擊砲依然在友軍××中隊的頭上吼着。

五 日

從早晨起，在戰場中是比較靜寂的一日。定今日薄暮實行衝鋒。以決死隊十五名先行從傍邊衝入敵的自動火器，衝鋒當於飛機與砲兵集中射擊之後行之。

一。到處都是爛泥地啊！

三天兩晚沒有吃飯，

鋼盔上溼漉漉不斷的雨聲。

二。已經是沒有香煙了，

唯一的火柴也濕透了。

飢餓與夜寒，交迫着的我們啊！

三。嘶鳴聲也聽不見了，

永別了戰馬，

把鬃毛做個紀念吧。

四。在馬蹄下亂開的秋草之花，

含着秋雨的濕潤，

又是蟲聲低訴的黃昏！

五。通信筒斷，達到吧，

充溢着凄然抬起的眼中的

是一行行的熱淚。

六。啊，在遙遠的東方的天空，

雨雲前面發着轟轟的聲音的

是我友軍（日軍）的飛機。

日記寫到這裏止。

十月十八日之戰，作者與多數日軍共遭我軍殲滅，化為江南戰場之露。這日記便是從他的遺骸上搜出來的。因為封面破碎，日記也祇剩了散葉，有些字跡非常模糊。特別是後面的詩，經友人數輩之力纔能辨出。其人甚有詩才，惜不知其名字耳。

。（田漢跋）

日兵屍體上檢獲的信

我軍某部，前在山西平定縣鄉間從一個已被擊斃的日兵身上，搜獲了兩封未寄的信。現在，譯了出來，一字不易的發表在這裏：

第一封

北支派遣川岸兵團第廿師團第八十聯隊鈴木部隊武田政雄致友人久保正的信：

十一月七日

在陣中，請你原諒。別後你和團第都平安否？我托福平安在工作。請釋念。現在，我鈴木部隊，爲了正想向山西省太原方面前進的緣故，已於十月廿九日傍晚佔領平定縣城，十一月三日由當地出發前進。前月二十七日越過萬里長城——疑是娘子關附近城郭之誤（波），過長城奮關時，友軍平壤七十七聯隊在該地苦戰，二三大隊長小直久市，中島利男（中佐）因奮戰而榮譽的死了，我八十聯隊馳往救援，我松下隊戰死十名，重輕傷十三名。敵人抵抗兇極。託福，敵人的槍彈雖從我鐵帽上擦過，幸未受傷。敵兵槍彈打得很高。我們的姿勢祇要低一點，被害就比較少。三十日，我在平定縣城外掃蕩殘敵。我到華北以來，第一次把支那敗殘兵伍長一名，在中隊長命令之下，用槍上刺刀刺殺，有生以來，我第一次嘗到了親手殺人的滋味。

。在戰地，人命不可料。總之，這是爲大義（？）所迫的。

對不起，請你把大鈴簾青的住所告訴我，我今後將更奮發，爲軍國奮鬥。

久保正樣

第二封

武田政雄致武田市次和春子的信：

在陣中，很忙亂。請你原諒。現在正是深秋，牛繩山的紅葉，顏色是很好看的時候了吧？別後你們兩人都好嗎？託福你們，我很頑健。前幾天，在河北井陘縣城內給你一信，不知道你收到沒有？我步兵八十聯隊預定到井陘後不再前進，可是友軍平壤七十七聯隊纏登部隊在雞井陘約五啓羅米突西南的荳關地方，遭遇兩師以上的敵兵，發生大激戰，纏登部隊的大隊長兩各小直久市，中島利男，奮戰後，榮譽的戰死了。纏登部隊戰死者約有一千名以上。以後，鈴木部隊馳往應援。我第四中隊在中央第一線上。第四中隊戰死十名，受傷十三名。第二小隊長也受了傷。爲

了追擊敵軍，我川岸兵圍於二十七日從阿北井陘前進。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越過萬里長城，終挺進至山西省。七時，正在行軍休息中，我捉到支那第十二師敗殘兵一名，我把他巧妙的用刺刀刺死了。這一天，我第一次，嘗到了親手殺人的滋味。把平定攻下是二十九。三十日在平定縣城外掃蕩敗兵時，我同川巴村一等兵到一民家，主人那傢伙居然把支那兵一名藏匿起來，於是我把主人也送到中隊長前報告，松下隊長略略問了一下，我就在松下隊長面前，奉令殺那支那人。用刺刀猛然一刺，刺通了他的胸背。到這時，我已經有了殺人的胆量。我巧妙的把那個人刺死了。軍隊雖然有比死還辛苦的時候，可是這種把無辜的人殺掉而受讚獎的苦味，不在軍隊，是嘗不到的。在回來之前，我打算把支那人再殺幾個。我已經在神前發誓，要殺十個人。我託福，胆量已經很壯了。明天預定向山西省太原前進。但我總想早歸，早一天也好。請你把國內情況告我，拜託。我這裏，許多山上，已有雪了。但請勿操心，如果冷了，可以徵發支那人的毛線衫來穿。要洗衣服，也可以交支那人洗

。一切不用操心。你給我信時，請照下面這樣寫：北支派遣川岸兵團步兵鈴木部隊
松下隊，武田政雄。並請用紅筆在信封上寫着：「軍事郵便」。你的地名不要寫。

春子君也請保重身體，以後當再有來信。

市次樣

春子樣

十一月四日，於北支山西省平定縣城外陣中。

讀了這兩封信，我們有下面幾點感想：

一。這位武田政雄是死了。他要殺十個中國人的計劃，終於只能完成十分之二；還有十分之八沒有完成，就用自己的血，償付了中國戰士的血債。

二。單單是鯉登部隊，就戰死一千人，由此可見日兵死亡率不小。

三。中國兵和中國老百姓，落在日本軍手裏，「略略問了一下」，就要立刻被殺死。這一點，和我們優待俘虜政策的實施——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

四、捉了人就殺；冷了，就徵發（搶劫）中國人的毛線衫。又殺人又搶劫，日本兵要辭窮兇極惡的殺人強盜的名，在蓋兩篇供狀之前，實在是無法。

五、武田政雄是一個「奉命」殺人的小兇手，他一方面是強盜性成，在神前，擬定了他的殺人計劃。一方面「他總想早歸，早一天也好，」無意中流露着，厭戰的情緒。由此，可以看出日軍心理上的大矛盾。（立波）

訪問兩個日本俘虜

不願再做法西斯軍閥的奴隸

心裏越癢癢地也想有機會看看這悲慘被法西斯軍閥欺騙作戰的日本弟兄，昨聞八路軍辦事處剛由前方帶來了兩個日本俘虜，就抓住了這機會立刻披上外衣，與匆匆地驅車往八路軍辦事處去。

投刺說明來意後，即被引進一間會客室。差不多還沒有坐定，在兩位八路軍辦事員的陪伴之下，從門外走進了兩個穿着灰布軍服的中等身材的男子，帶着純粹日本勞動者的面相，顯得天真而樸實。他們就是我所急於想見的日本俘虜了。

他們規規矩矩地向我脫帽行禮，我也就連忙立起身來讓坐。路路欠身，就並坐在一張沙發上。

一個姓青木，一個姓古谷，都是手工業工人，受過高等小學程度的教育，都已結了婚，生了兒女。

首先，他們向記者對於中國方面的優待表示了謝意，接着就開始了談話：

——你們家中有消息嗎？

——到中國來後，雖然寄了幾次信回去，但沒有收到過家信。家中都是沒有什麼積蓄的，現在生活不知怎麼樣，心裏是很焦慮的。兩個人共同這樣回答。

——日本國內情形怎麼樣？

青木：「當出發來中國時，送行的人很不少，那時戰事初起，日本國內還沒有反戰運動這回事，現在情形想總不同了罷。」

——日本爲什麼要打中國呢？記者急於要探聽他們對於中日戰爭的意見。

古谷：「我不大明白。關於這，在日本軍隊中並不告訴大家。但據日本報紙雜誌的記載，據說是因爲中國在蘆溝橋事件中的不法行爲而引起。」

青木：「戰爭的所以發生，是因爲日本軍閥資本家要發財，所以向中國侵略。戰事的費用，都是從日本大衆身上榨取出來的血汗。不過這個原因，是在被八路軍俘虜以後才知道的。」

說時都帶着天真的笑，態度一點兒也不拘束。

從辦事員手中接受了煙捲，他們就在煙霧中談他們被俘時的感想。古谷說，他被俘時覺得很恥辱，因爲被俘這回事，在一般日兵是認爲莫大恥辱的。古谷還未說完，青木就搶着說：「顯然的青木比較健談，他好像有說不盡的話要傾倒出來似的。」

——我傷得很重，被俘的時候已失去了知覺，後來在醫院裏看到了日文的傳單，說是八路軍優待俘虜。當時不相信，以為決沒有這樣的事，恐怕終免不了要被殺頭的，所以恐懼得很。經過好些日子，才知道優待的確是事實，這才使我感動了。

他們談起在八路軍司令部，曾遇見許多從日本回國的懂日語的留學生，在那裏讀了不少日語的進步書報，像「政治論」「無產者政治必讀」「辯證法」等書。據青木說：「辯證法」一書對他的幫助更大。不過因為學力的關係，雖然讀了不少書，終還說不大清楚。

對於八路軍的優待俘虜，八路軍為國家民族乃至為人類的未來而奮鬥的精神，以及內部的上下平等主義，他們都表示了甚大的欽佩。

他們在八路軍前方司令部，住了二月之久，做過不少工作：寫日語標語，傳單，小冊子，歌曲，這些東西是準備散發到日本軍隊中去的。

——你們對這次戰爭的結局有什麼觀察呢？

古谷：「如果日本打了敗仗，那時日本國內可能發生革命，日本大眾可以得到解放了，像蘇聯一樣。」

青木也抱着同樣的意見，問他們想不想回去，回答是倒並不是不想；不過在中國正進行着爭人類的進步的工作，他們也很願意留在中國工作，不過一想到自己的家屬的生活，自然是很想回去的。

本來還想再問幾個問題，但在談話的時候，已屢次有人來叮囑，不要談得時間過長，使他們疲勞。因為他們在路上已好幾天沒有好睡了，而且爲他們預備的洗澡水已經燒好了，又派人來催了好幾次，因此只得匆匆地結束了談話，和他們道了「薩育那拉」。

八路軍的俘虜工作

當八路軍×師東下正太路時，大家都已經注意到敵軍工作的重要了。因為我們弱小民族要抵抗武裝優越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除了在本身加強部隊的與地方民衆的政治工作以外，還應當在政治上做瓦解敵軍的工作。

不過在最初接觸敵人的時候（去年十月二十日前後，×師才由陝北到達前線），因他們不熟悉敵軍的情況，所以工作非常困難，甚至有些人還對敵軍發生了不正確的觀念，就是只要是捉住一個敵軍（主要的是指日本兵）就把他殺死！

這種觀念的來源，是幾種事實所造成的：

最初我們捉到一個日軍的俘虜時，經我們幾次的同他談話，他都不屈服。後來我們的一個政治指導員同他談話，他竟然趁政治指導員不提防的時候，猛烈掏出了手槍打死了政治指導員。這是第一次。第二次，榆次的游擊隊把五個日本兵包圍在一個房子時，我們的游擊隊在窗外噓噓咕嚕的同他們講了兩個鐘頭（自然我們是用的中國話，表示教他們投降。同時「繳槍不殺！」「繳槍優待！」兩句日文口號，游擊

隊也沒有很好讀熟），結果他們還是舉起槍來打死了我們的兩個游擊隊！再有，就是每逢在火線上的時候，我們喊了「繳槍不殺！」「繳槍優待！」的口號後，他們還是向前直衝！根據以上這些客觀的事實，所以在最初一個期間，前線上的戰鬥員們總是說「日本兵非常固執哪！」「民族成見非常之深哪」等等。

但是日本的士兵畢竟是日本法西軍閥壓迫下的大衆，其中並且有一部分覺悟的士兵感到他們這次來中國作戰，是受了日本軍閥的欺騙，同時他們在山西作戰數月，雖佔領了幾個中心城市，但到處都被游擊隊重重的包圍着，四面楚歌，進退兩難，害起了「恐游病」與「恐紅病」（恐怕紅軍！）。其次，他們都是遠離父母妻子而來，到中國作戰的，所以有許多日兵非常想家厭戰，他們讀了八路軍的傳單標語與口號，有些人就很受感動，逐漸走上轉變的道路。下面就是幾個顯著的例子：

（一）去年十一月四日由前方（昔陽沾尚鎮）解到後方的一個日本傷兵，新居芳雄（日本兵庫縣人，年二十七歲，蘆溝橋事變前，他在日本鐵路上當一個小站長，

月薪是五十五日金。父親是開理髮店的，他自己結婚不久。）他初時怕我們殺他，所以他在沾尙受傷後（只在小腿上中了一粒子彈，傷甚輕，我們的衛生部已經給他治好了！）藏在高梁地裏不敢動，一直餓了三天，但是經八路軍同志，好好的給他解釋後，他現在非常安心，且不時找我們的工作人員談話，並要求看日文的社會科學書籍如列寧主義初步等。他表發談話說：

「我受傷後，跑到高梁地裏餓了兩三天。起初我怕你們殺我，但是你們發覺我以後，反救了我一條命！不然的話，我也許餓死了！我很感激你們！」（×師政治部抗日先鋒週刊第六期）

又說：「我本是日本國內的鐵路上的一個小站長，月薪五十五元。可是這次被追來中國打仗，月薪只有六元錢！」（全上）

對於八路軍呢？他說：「我們的長官是討厭它的，然士兵有許多是高興它的！」——他拉長嗓子說。（全上）

另外還有一個虜俘山浦（東京市電車工人，年四十餘歲），他也很厭戰！他說：「我願意在這裏住下去！最好打定仗以後再回去，否則我們的軍閥還是要逼我當兵的！」（筆者與他的談話）

（二）「恐游」「恐紅」厭戰想家的事實，抗日先鋒日刊二十五期載「日本兵士在正定的，都像瘋子般在地下畫一個圓圈兒哭：我們四面都被包圍，沒有生還日本的機會了！」同時和順的朋友來信說：

「日寇進佔道坪時，公開向羣衆說：『我日本來山西的隊伍原本有十萬人，但現在已傷亡過半，只不過五萬！』同時日寇進攻和順時，有兩個日兵在上龍泉找到幾個羣衆說話，但因羣衆不懂日語，於是就在地下畫一圓圈，並將「日本」二字寫在圓圈裏，然後自己站在圓圈裏面大哭，並用手勢表示被包圍的情狀！」

據前方做敵軍工作的朋友們說：日本軍隊看見了我們的傳單標語，其中有些人很受感動，往往有日兵到鄉下問老百姓看到八路軍的宣傳品沒有？

近幾天來，日軍方面流行着兩種傳染病，一是癘疾，一是傷寒，據說死亡了的很多，日軍病院大有入滿之患。現日軍正爲流行病而恐慌，以放槍行軍及作戰爲最大的苦事！

由上面所舉的事實看來，日本軍心的動搖，雖然還沒有造成普遍的現象，然而敵軍軍情在趨向動搖厭戰與反戰，確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因此，在政治上加緊瓦解敵軍的工作，成了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了。

八路軍對於敵軍正在進行着三方面的的工作。

甲·深入敵軍後方與日寇佔領區域：訓練堅決勇敢忠於民族國家的分子深入敵軍後方，並訓練當地游擊隊自衛隊進行敵軍工作，因爲游擊隊與自衛隊以民衆爲掩護，最適於做敵軍工作，敵軍工作組的課程大概是：日本問題研究，日軍情況（特別是當地的日軍），日文，工作方式。此外就是工作人員的政治訓練。

乙·進行「繳槍不殺」「繳槍優待」的宣傳：根據八路軍多年戰爭的經驗與教

調，在戰線上用政治力量瓦解敵軍是很重要的。日寇與八路軍作戰以來也學會了這種方法，據由昔陽回來的工作人說，日寇與我們的部隊接近時，也學會喊幾句中文的口號：「明朝舉北！」「中日親善！」

根據過去的經驗，當我們提出的口號是：士兵繳槍不殺，只殺排長以上的長官，這時士兵們固然願意繳槍，但排長連長則堅決的反對八路軍，結果士兵們在排長連長威脅下，普通多不敢繳槍。後來覺得這個口號不對，於是提出了只殺營長以上的官長，其餘一律繳槍優待。這個口號雖進步了，但是營長以上的長官還是非常堅決，下級的官長在他們鎮壓下大多數是不能倒戈的。最後又改變了口號：凡繳槍倒戈的都不殺，都優待，結果才有整批的軍隊，由上級及中級的長官帶着他們投降過來，這種經驗，現在八路軍是充分利用着的。

當然，日軍的軍官都是受過很深的法西教育的，爭取他們比較困難。但是我們把「繳槍不殺！繳槍優待！」這兩個口號做爲火線上動搖軍心的武器，却是可以收

們相當的效果，至少可以使敵軍在生死關頭的一剎那，聽了這些口號以後，減少他到許多作戰的勇氣，同時也可使長官的命令受到不少的阻礙！

丙·優待俘虜，已俘虜到的日軍，八路軍都在政治上好好教育他，並且在物質上盡可能的優待他，姑不問日軍對我們的士兵俘虜是怎樣的慘酷！因為與日寇作戰是長時期的，所以他們從大處着眼，以削弱日軍的軍力為原則，好好的優待俘虜，教育俘虜，使他回到日軍以後，在日軍中做廣大的政治宣傳。

（焦敏之山西遼縣）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編著者

尹

若

出版者

漢口大眾出版社

發行者

漢口大眾出版社

總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生
成南里六三號

分發行所

廣州鹽運西路二番九號
基沙東基路二百另二號

經售處

上海生活書店
中華書局
新華書局
民權書局

新華書局
民權書局



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



\$12

3

